

文化中国行

黎族群众爱唱歌,他们劳动时唱歌,约会时对歌,每逢重要节日更要以歌舞庆祝。行走在黎族村落,你还会发现,许多黎族人家都有自制的竹木乐器,他们不仅以歌传情,还通过吹奏、敲击竹木乐器,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音色清幽婉转的鼻箫、口弓,是青年月下互探心意的媒介,叮咚则源于看守山栏稻时驱赶山猪等动物的生产实践……那些取材于自然的黎族竹木乐器,被誉为民族音乐的“活化石”,历史文化内涵丰富。



海南省民族博物馆展出的黎族竹木乐器。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国强 摄

祝山栏稻丰收。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白沙黎族自治县青松乡,黎族群众吹奏的吧炭。



历史探源：每件竹木乐器都会「讲故事」

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就已出现了民族乐器。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石磬、木腔鳞皮鼓……从已出土的先秦时期乐器来看,古乐器一般既是劳动生产的工具,又是表现音乐的工具。海南黎族竹木乐器也有这个特点。

黎族竹木乐器的出现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黎族人长期居住在海南岛中西部山区,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如水尾竹、石竹、麻竹、中平木、椰壳等,为乐器制作提供了物质基础。本着“靠山吃山”的原则,黎族先民物尽其用,将竹木材料加工为吹奏乐器、打击乐器等,不仅满足了精神生活所需,也形成了独特的器乐文化体系。

漫山遍野的山栏稻,想必很多人在海南看到过。你有没有想过,在野猪、鸟类出没的山坡上,黎族人如何守护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稻谷,答案就藏在一种竹木乐器中——叮咚。我们目前看到的叮咚,大都由木架、木杠、敲击棒组成,多根木杠被绳子串起平行横放于木架上,演奏者双手执棒敲击木杠,发出清脆的声音。这种乐器的初始形态,主要用于农作物管理。以前,每到农熟时节,为了驱赶偷食、糟蹋山栏稻的鸟兽,黎族人在山寨中或田边吊起两根木条,敲出叮咚声。久而久之,这种农耕习俗演变成了器乐表演“打叮咚”。出于表演需要,现在的叮咚一般有四根或五根木杠,敲击不同部位呈现的音韵不同。

伴随生产劳动出现的黎族竹木乐器,还有乐杵。这种形似棒槌、两头大中间小的乐器,源于黎家妇女的舂米劳作,与她们日常生活中用于舂米的木杵别无二致。用乐杵(木杵)表演的舂米舞,是广泛流传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少数民族传统舞蹈。

还有一些竹木乐器的传统功能,主要是抒怀或情感交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数鼻箫和口弓。清代张庆长所著《黎岐纪闻》记载:“(黎族)男女未婚者,每于春夏之交齐聚于旷野间,男弹嘴琴(即口弓),女弄鼻箫,交唱黎歌,有情投意合者,男女各渐进奏一处,即定配偶。”由此可见,在古代,学会演奏口弓、鼻箫等竹木乐器,是年轻人求偶的必备技能。

独木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据说,远古时期,黎族人以狩猎为生,人们通过击打因雷击树木起火烧出的木洞,呼众围猎,后来用鹿皮蒙住木洞口,演变成了鼓。制作独木鼓,需整段掏空木料,然后用牛皮或鹿皮蒙住两头,用白藤绑住周围。韦岳峰主编的《黎族竹木器乐》一书提到,以前在黎族村寨,制作一面鹿皮独木鼓一般需要一年到两年,购买独木鼓多以耕牛交换。独木鼓的大小不一,价值也不一样,鼓面宽一“山尺”(40厘米)的,可换一头牛;如果宽出半“山尺”(20厘米),则需加一头猪。

从古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原始竹木乐器的标准音和音阶体系逐渐统定,得以“合乐”。它们融入婚嫁、节庆、迎宾等社交场景,功能由实用向审美过渡,音乐性日益增强。

与此同时,为了体现音乐的原生态特点,现当代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将踞腰织机、簸箕等,用于器乐表演,以增加织锦、筛选稻谷等“生活原声”,体现了“日用即乐器”的理念。

部分黎族竹木器乐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级

黄照安(保亭)

省级

邢大民(五指山)

黄海林(五指山)

朱非(五指山)

黄蝶云(保亭)

独奏乐曲

鼻箫曲

《鼻吟》

《求爱》

《表深情》

《铜口弓曲》

《竹口弓曲》

《我来了》

《喜相逢》

《畅想》

《流水长》

《黎家乐》

《相会》

《可爱的家乡》

《吧炭曲》

《山谷的春天》

《夜曲》

《诉说心里话》

《合奏曲

《婚礼曲》

《欢乐黎家》

《双拜堂》

《总兵》

《民乐大合奏》

部分黎族竹木器乐曲目

按照发声原理,乐器可以分为气鸣乐器、体鸣乐器、膜鸣乐器、弦鸣乐器。黎族竹木乐器对这四大类均有涵盖。不同的发声原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各类竹木乐器的音色和感染力。

气鸣乐器是通过气流振动而发声的乐器,是黎族竹木乐器中最常见的一类,多用于抒情场合或独奏表演,主要用于展示旋律,有代表性的包括鼻箫、洞箫、咧咧、吡哒、灼吧、哚等。其中,鼻箫以鼻息入气,音色柔和悠远,音量较小,多用于女子抒发情愫;洞箫是黎族杞方言区特有乐器,由单节竹管制作而成,它声音温婉,音量较小,系男子求爱所用。静谧的夜晚,男子吹响洞箫,女子吹鼻箫应和,构成一幅动人的画面。

哚上小下大,吹口处插一根小竹管,有点像汉族地区的唢呐。它的管身开9个按音孔,音域一般为两个八度,表现力极强,可使听者心花怒放,也可使听者悲痛欲绝。乐乐抱由镇人卢玉昌是吹哚能手,把哚吹得出神入化,能模仿人的唱歌声、人的笑声、婴儿的哭声及自然界的多种声音,比如马嘶、鸡鸣、雁叫、鸟喧。他从小跟着父亲学吹哚,白天在干活的间隙吹,夜里继续练习;为了锻炼执哚的手力,他常在哚的下端悬挂一块石头;为了练气,他用木棉花塞住鼻子,控制呼吸,学会了“内循环换气”法,可以连吹半个小时,几乎不停停顿。据说,他能吹上百种鸟叫声,让人真假难辨,曾通过吹雌鹧鸪的叫声,成功引来雄鹧鸪。

体鸣乐器由乐器振动产生声音,黎族乐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体鸣乐器是叮咚、钱铃、乐杵等。这些乐器声音洪亮,广泛应用于大型聚会、歌舞、节日庆典等场景中。

口弓(口琴)是较为特殊的体鸣乐器,它通过口腔共鸣、竹片振动结合发声,音色缥缈轻柔。口弓是我国非常古老的一种乐器,古人称之为“簧”,早在上古时期便有“女娲做簧”的神话传说。

黎族村落的膜鸣乐器主要是鹿皮独木鼓和牛皮独木鼓。鹿皮较为稀少,多用于做小鼓,牛皮易获得,多用于做大鼓。牛皮大鼓的音色深沉厚重,声音上也更具威严和号召力,适合在重要场合或大型活动现场演奏。它不仅是音乐节奏的核心,也象征着权威,常由年长男性或专职鼓手演奏,具有明显的仪式功能。

黎族传统的、原生的弦鸣乐器较稀少,仅有朗多依和令东两种。朗多依与汉族的二胡形制相近,演奏方法同为弓弦拉鸣奏乐。制作朗多依的工艺复杂,传承困难,加之在一些场合它的角色被规模化生产的二胡取代,这种乐器几近消亡。令东即“月琴”,它面临的困境与朗多依相似。虽非原创,令东已出现在海南较长一段时光。一百多年前,美国传教士香便文在海南岛徒步考察时,接触过演奏令东的黎族乐手。

经典曲目:《相会在山栏园》等作品多次获奖

黎族竹木器乐虽然历史悠久,但早期没有形成合奏形式,主要在民间流传。海南解放后,在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支持下,一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逐步进行完善,让黎族竹木器乐登上了更广阔的舞台。

1959年5月,海南文艺工作者赴广州参加全省(当时海南归广东省管辖)专业文艺会演,器乐合奏《叮咚舞曲》等节目被评为优秀节目,这是黎族的竹木之声第一次正式“出岛”。1962年,《叮咚舞曲》再次被选送参加在上海举办的“音乐之春”演出。

1984年,广东民族歌舞团陈元甫的民族器乐作品《相会在山栏园》获得全国民族器乐比赛三等奖。1991年,海南省民族文化艺术工作团赴京参加全国民族文化博览会,王兆京创作的器乐节目《咧咧与叮咚》获“最佳民族艺术特色奖”;2005年,海南省歌舞团的器乐组合“五指山组合”获文华艺术院校奖第二届民族器乐演奏比赛少数民族特色乐器独奏及组合银奖。此次《竹木呈祥》获得文华大奖,将黎族竹木器乐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数十年间,黎族竹木器乐作品逐渐获得专业舞台与国家层级艺术评价体系的认可。与此同时,一批土生土长的黎族乐手获得了业界的肯定。保亭人黄会基是我省吹奏咧咧、吡哒、树叶的名家。他的演奏特色是吐音清晰、音质纯净、跌宕起伏、快慢有序,能以恰到好处的滑音呈现哀怨、缠绵的曲调,又能用单吐的技巧吹奏出热烈欢腾的旋律,韵味独特,民族风格浓郁。他吹奏的《相会在山栏园》(咧咧、吡哒独奏)、《椰林深处》(咧咧独奏)等乐曲分别获得全国或省级音乐奖项。黄会基曾随团到新加坡、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奥地利等国家演出,广受欢迎。

除了纯器乐作品,一些多次获奖的民族歌、舞、剧也融入了黎族竹木器乐相关元素,比如《黎族家园》《呦呦鹿鸣》《三月三》《草笠舞》《春米谣》《爱上三角梅》《雨林茶香》。其中,音乐剧《爱上三角梅》采用了咧咧、鼻箫、灼吧等多种竹木乐器的声音。

2008年,黎族竹木器乐被列入我国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黄照安等多位民间艺人被认定为国家级、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些传承人不仅保留了原生态演奏场景,还通过教学、改良和推广,为黎族竹木器乐的当代表达注入活力。

(作者分别为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



黎族竹木乐器椰胡。李幸璜 摄



黎族竹木乐器哚。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武威 摄



黎族竹木乐器口弓。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平 摄

《竹木呈祥》有何看点?

民族音乐的生活化表达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舂米的木桶,挂在牛脖子上的牛铃、用来喂猪的猪槽……这些黎族村落的劳作工具,也可以是呈现原生态黎族音乐的天籁之源。

第十八届文华奖近日揭晓,来自海南的民乐小合奏《竹木呈祥》一举摘得“文华节目奖”,让沉睡在山林间的黎族古老音律,站上了国家级艺术殿堂的巅峰。

聆听《竹木呈祥》,仿佛瞬间被带入海南黎族村落的晨曦中。鼻箫声如晨雾般轻柔,咧咧声如鸟鸣般高亢,灼吧声悠扬婉转,牛皮鼓音色浑厚深沉……独特的音符共同编织成一幅黎家生活画卷。听众仿佛能“听”见黎族姑娘舂米的声响,“看”见牧童赶牛走过山间小路的画面。

海南省演艺集团董事、副总经理,省民族歌舞团团长胡海兰透露,创作团队的初心,就是要将黎族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原汁原味地呈现在现代舞台上。“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载体,让观众不仅能听到黎族的声音,更能‘看’到黎族村落的生活场景,感受到黎族同胞对生活的热爱。”

《竹木呈祥》的成功离不开对非遗活化的探索。在音乐编排上,作曲家们匠心独运,既有轻快的节奏,又有厚重的底蕴;在叙事和空间布置方面,作品充分融入了现代舞台美学和叙事逻辑。

“作品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黎族竹木器乐为艺术核心,系统整合黎族传统乐器,并创新性地将舂米桶、牛颈木铃、猪槽等生活器具作为打击乐器纳入舞台表达。这些特色乐器的加入,不仅拓展了音色层次,也体现了黎族人‘物尽其用’的生活智慧与生态观念,强化了民族文化特色。”海南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曹量认为,《竹木呈祥》既保留了黎族传统乐曲的特色节奏与音色特征,又加入了现代配器处理,使整体结构在保持民族性基础上更具层次感和可传播性。

演出阵容本身也折射出文化传承的脉络。从60岁的老艺人陈和昌,到20多岁的年轻乐手,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同台演绎,展现了民族文化薪火相传的气象。

《竹木呈祥》的获奖,是海南民族文化艺术创作取得的新成果。它不仅是舞台上的一个节目,更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实践——证明只要根植本土、勇于创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依然能焕发发生机。“最打动人的艺术,源自生活,归于本真。”胡海兰表示,团队将以此获奖为新的起点,继续深耕民族文化沃土,创作出更多融传统精髓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的优秀作品,让更多“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民族艺术瑰宝走向世界。